

外集

史記考證卷全

史記

道古堂外集卷之十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史記考證七

張耳陳餘列傳

恐天下解也

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

郭凌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歛

集解駟按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
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黥布列傳

淮南王曰

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

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

其稱未一

淮陰侯列傳

齊人蒯通

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

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

顧炎武曰容容即顛顛字

韓王信盧綰列傳

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

都按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

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

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

幾史通闢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

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

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

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謂

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潜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馬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

願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

也以同姓名而誤

不罵者鯨之

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田儋列傳

反擊項羽於城陽

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

頌炎武曰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

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

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而

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

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

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本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樊鄴滕灌列傳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凌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注圍地名

從擊秦車騎壞東

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

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馱軍於泥陽

索隱北地縣名馱者龍馬也

楊慎丹鉛總錄曰馱從馬從旦音亶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

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孝武帝即位始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

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

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

後二年祝詛上要斬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

嘗給之故與降也

楊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

張說非是

賜所奪邑五百戶

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

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坐行賕有罪國除

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張丞相列傳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

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

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於為丞相卒就之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

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

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見望之

傳時丙吉為丞相褚先生誤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

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酈生陸賈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

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

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

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

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

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

傅靳蒯成列傳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為城旦

季布彙布列傳

上將軍樊噲曰

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

為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載

袁盎鼂錯列傳

百金之子不騎衡

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

顧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

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淳訓為選未盡

錯所更令三十章

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張釋之馮唐列傳

用紵絮斯陳繫漆其間

繫集韻音初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

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索隱鄭氏云杯手掬之

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

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杯為杯勺

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其意蓋譏鄭氏
又音普迴反則字當從土坏與杯不通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車疑騎字之誤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

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異

田叔列傳

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

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

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

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

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

任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

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扁鵲倉公列傳

魏太子死

說苑辨物篇作趙太子死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

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

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韓詩外傳曰扁鵲入砭鍼厲石取三陽五輸為

先軒之竈八拭之陽說苑作軒光之子同藥子

明灸陽說苑作子容搏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

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周禮疏曰按劉向云扁

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蹙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

脉神子術按摩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

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

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

診病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名問其所長對曰

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

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

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

哉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頌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

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
紀十三年除肉刑

吳王濞列傳

即使人鋌殺吳王

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魏其武安侯列傳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

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實嬰也

碩炎武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

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韓長孺列傳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

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

袁盎

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

求為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

是此傳誤

李將軍列傳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劉奉世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

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

凌稚隆曰一本下無於字

匈奴列傳

頌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

困學紀聞曰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

百歲未知何所據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我翟

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皇西戎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我裁五十餘歲間若據曰魏絳和我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

蒙恬傳作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

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十餘年而蒙恬死

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
尾實四年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畧千餘人

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衛青傳作
代郡太守友則及為友無疑

衛將軍驃騎列傳

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

漢表作一千戶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

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

漢表從平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

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
有周霸故知儒生也

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云魯周霸至

膠西內史申公弟子也

誅全甲

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卑蘭下殺
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

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元鏖擧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注

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注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

失之數下皆類此

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叙驃騎之功而又計

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仍與之勞

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與注重興軍旅之

勞也

元封元年嬪卒

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家在漢中

程一枝曰蘓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二

家字一本作家

平津侯主父列傳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

事索隱嚴本姓莊漢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

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

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
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
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弢為舉首

王若虛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
乎

始之盛也

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朝鮮列傳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軍王映

集解漢書音義曰尼

五人

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
相參三將軍王映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西南夷列傳

乃拜蒙為郎中將

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司馬相如列傳

芷若射干

考要曰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
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

上云雉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藁本射
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赤猿蠶螭犀象野
牛窮奇猥狽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不知二書
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秋田乎青邱傍惶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邱國在
山東三百里郭云青邱

山名上有田亦有國
出九尾狐在海外

今本山海經注無上有田三字亦有國者海外
東經又有青口國也

歲橙若孫

焦氏筆乘曰歲橙李善本作歲持歲音針乃馬

藍又作寒將即寒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
揖曰歲持缺故詳具之

其為禍也不亦難矣

顧炎武曰衍亦字

逝聽者風聲索隱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
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

凌稚隆曰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
謬

導一莖六穗於庖集解徐廣曰導瑞禾也駟案漢
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厨

以供祭祀索隱鄭德云導擇也說文嘉禾
一名導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導也

楊慎曰徐楚金云導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

瑞禾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殷
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

王若虛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
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
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
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
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
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

附於史記耳困學紀聞曰江氏濠曰雄後於遷
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
之

淮南衡山列傳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

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文
其辭乃云一尺縵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

二人不能相容

漢亦使曲城侯

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

功臣表蟲作蠱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

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

振西京賦作振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為箕子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

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

闕文疑秦地二字之誤

產五十萬以上者

一本產上有家字

信哉是也

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循吏列傳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筮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

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

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汲鄭列傳

愚民安知

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為一句

儒林列傳

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

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未也

胥靡未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轅固之言意

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駟謂比儒生于律令

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

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酷吏列傳

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弟繫導守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

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失之旁郡國梨求

凌稚隆曰梨求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

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

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

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

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大宛列傳

為發導驛抵康居

凌稚隆曰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

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

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游俠列傳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

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

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

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

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
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
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若趙之延
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

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佞幸列傳

文帝崩景帝立

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
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

索解案庸常也言仁最被
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

於韓
媽也

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否
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滑稽列傳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黃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
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為淳於髡說齊威
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於淳在戰國
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名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

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畝封我我辭不受
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
地不利而前有姑谷後有庚丘其名惡可長有也
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

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

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

而越人信譏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

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

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

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

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

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日者列傳

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劉辰

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

帝卜大橫之後具卜官更興盛焉

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有太卜

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

興以來即有之矣索隱說迂

龜策列傳

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

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

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

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

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訛元公為元王

魚者豫且

莊子作余且

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疆

殷本紀作武乙

貨殖列傳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
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天下壤壤

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計然之策七

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子贛既學於仲尼返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
之間

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

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百行端
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
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
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
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

凶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蠶字屬上句讀出字

本作凶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夫燕亦勃碣之間

正義勃海碣石在西

西下宜有北字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

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

曰貪賣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

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

有其五也注非

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駿

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蹲字應作駿矣又正義

引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

安上水經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

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

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

諸侯之衢跨街衢之路

為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

名縣

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

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盡椎埋去就

頌炎武曰推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太史公自序

其在衛者相中山

集解徐廣曰名喜也

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

以傳劔論顯

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

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劔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

一誤

蒯賸玄孫邛為武信君將

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誦武信君

劉敞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

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誦為武信君然皆

非始皇時

間不容翮忽

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間若據曰曾子云

其間不容髮

申呂肖矣

集解徐廣曰肖音痛痛猶哀微

頌炎武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

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為痛者非是

杜有溉

凌稚隆曰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杜字疑當作

莊此鄭名也溉字下又疑有關文

程